

黑白之道

上海市第二中学 高二(2)班 吴晓骐

学棋,下棋十余年,从幼稚到渐渐成熟,对其认识也不再受困于方圆棋盘,逐渐领悟到学棋经历如人生旅途,棋局本身亦是悠然岁月。

初接触围棋时,免不了枯燥、挫折与痛苦。数不胜数且繁琐的死活题,背着不知所谓的约定俗成的定式,还免不了失利的沮丧。天性好动,总是在座位上心神不宁,优势则骄,劣势则馁。父母教导道:“吃一堑长一智”,当时年少轻狂,又怎能听进,自是全然不顾,依旧意气用事。直到一次升段比赛,开端连胜五局,自以为胜券在握,得意洋洋,却因轻敌而失误,与预想结果失之交臂。刚崭露头角的我,受了不小的打击,回家后大哭一场,抹抹眼泪,痛下决心,要摒弃浮躁,吸取教训。

杨绛先生说:“刚开始是假装坚强,后来就真的坚强了。”我觉得将其稍加改动,对于我也同样合适。“刚开始是假装沉稳,后来就真的沉稳了。”我想,这不无归根于棋局之独特魅力——人生性、艺术性与策略性的互相融合与交错。且看其三部分:布局、中盘、官子。布局,正是奠定全局走向与局势的关键。一张棋盘,起初阔大空荡,落子尚少,盘面无法作精确的计算,因而最为考验对弈者的大局观。而中盘战斗最为激烈,双方你来我往,往往子子粘着,局势紧凑。最终的官子虽已近终盘,也极能体现博弈性,不仅是全局的收尾,更为对弈者形势判断、价值估算的一展身手

之时。此外,在无穷的变化中,也衍生了棋形的艺术性,诞生了棋子美学。古往今来,许多棋手注重棋子效率配合,形体优雅洒脱,贡献了许多赏心悦目的名手或是名局。诸多因素,如同一门大学科衍生出的各个分支学科,丰富了围棋的一番天地,确立了围棋作为一项历史悠久棋类运动的卓然魅力,也吸引着我不断探索求知。

当年阿尔法围棋与李世石的人机大战引发了讨论的热潮。开发公司宣称其特点为“深度学习”,即研究分析数据的内在规律与层次。显然,有了新技术、算法的支持,人工智能的棋艺已经开始逐步超越人类,甚至靠近一个更高的境界。这不禁引发了我的思考:人类学棋下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?目前人类在围棋方面对于人工智能究竟还有何优势?恍惚间,我豁然开朗:热爱。脱离了热爱,对弈也只能是头脑与程序之间的对抗,而不是思想的交流、灵魂间的碰撞与愉悦。相比于机械化的深度学习,这份热爱更显其诚挚。它使围棋仿佛返璞归真,如一泓清水般清澈无瑕了。

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有些人试图探求人生、生活之意义,不得而郁郁寡欢,殊不知热爱生活,拥抱生活中的纯粹与美好,其本身也就蕴含了真正的意义。

闲暇时,盘腿端坐,展一卷谱,摆一局棋。覃思不语,气定神闲。黑白之道,其乐无穷。

细微,也是一种美

上海洋泾中学东校 八(2)班 李明哲

正值下午烈日炎炎,太阳像凤凰一般尽展双翼,将火一般的日光蔓延在大地上,闲来无事,便一人溜进长廊中散步,紫藤花早已随散为烟了,茂盛的藤叶像层层羽毛,抵抗太阳的光。

藤枝垂落,其中夹杂着许多病弱老枝,我轻然一拽便落下了,上面还悬着数个垂头丧气的枯叶。我收集了许多,集成一簇,顺端移下,一下子枯叶全都摘下,朝着西方大挥手臂。叶子似乘风而去,轻轻地招手,似是喻意来年将会再返一般。我望着枯叶随风飘过,浑然一下子便心情舒畅了。

偶然看到一个巨大的豆荚,捡起来时,发觉它已成了两半,豆子也不知在何处,只有那躯干也快要化为尘土了。忽然忆起前年在廊下蹦着,跳着摘下的豆荚,有剥开来,研究种子。几人猜测是何豆种,有没有毒,似乎有人真的吃了一颗,第二天就说拉肚子。想来有些感怀,便放下了。

顺着长廊走过,顶端的架子的空隙,似是走

廊的秀发,像是一个将老的锦绣之女,风飘过撩拨她的头发,时间一晃就是校园的几十年。

回到眼下,望向眼前,向前走,向前走,青葱的藤下,停着一只静穆的蜗牛,它的壳圆溜溜的,螺旋的壳下,湿润的蜗牛的身体趴在架子上安眠。我不知它在这住了多久,它或许是长廊的孩子,静静地闻着绿藤的清香。我只觉惊喜,冒昧地把它摘了下来,欣喜地叫同学们看,蜗牛只是有些惊恐地爬。同学们都十分好奇,兴致勃勃地看着它。

“它的牙齿在哪儿啊?”

“有吧,只是看不到吧。”

“它的眼睛伸出好长啊。”

“嗯,别碰它啊。”

时间慢慢地过去了,这条长廊,谁也不知道有几个这样的蜗牛爬过,只是在细微中,在静穆中,在人们的视线外,沉睡了几个年头吧。

一阵风,一往梦,一个轮回。顺着蜗牛的爬行中,俨然是一种细微的美。

护河工赵爷爷

上海市长青学校 七(4)班 谢佳霖

我家旁边有一条小河,宽约五米,长约千米,这条河因为没人管理,河水变得乌黑,河面上漂浮着许多垃圾。居委会杨主任决定要改变这条河的面貌。

一个周末的晚上,杨主任召开了全体居民会议。他说要招聘一名护河工,维护河面清洁。会场里鸦雀无声,因为护河工工资低、干活累,而且没有休息日,天天都要出工,怎么会有人愿意干这个!沉默许久,角落里有一个不大的声音说:“我愿意干!”话不多,但字字铿锵有力。大家的目光齐刷刷朝声音出处看去,我也跟着瞧过去,啊,原来是赵爷爷。他六十多岁,瘦瘦矮矮的,眼睛小而亮,花白头发、花白胡须,但精神矍铄,丝毫不显老态。大家热烈鼓掌,纷纷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。

第二天早晨六点多,天下着蒙蒙细雨,我看赵爷爷穿着雨衣戴着雨帽,坐在小船上,一边划一边用网兜捞垃圾,再把垃圾堆到船舱里,不一会儿,就捞了满满一船,把垃圾清运到岸上后,他又沿着右侧的河面,继续打捞。汗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,他顾不得擦一下。他捞了一船又一船,他瞅见了站在岸上的我,微微一笑,继续捞垃圾。

一天,大雪,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雪,河面也结了一层薄冰,温度降到零下八摄氏度左右。这么冷的天,赵爷爷不会出来捞河面上的垃圾了吧!出乎意料的是:赵爷爷扛着网兜出现在我眼前。与平日不同的是:他今天戴一顶棉帽子,穿一件棉大衣,手上戴了一副棉手套,脚上穿了一双黑色的雨鞋,雨鞋上绑了两根粗粗的草绳防滑。他解下系在大树上的缆绳,先用竹篙敲碎河面上的薄冰,再跳上船,一边敲冰一边把船向前划,今天,别人一定冷得瑟瑟发抖,他却干得满头大汗。望着眼前清洁的河面,他欣慰地笑着。

就这样,赵爷爷天天划着小船清理河面,不管春夏秋冬、不管雨雪风霜,他每天坚守在河面上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现在小河清澈见底,成群的鱼儿在水中嬉戏,嫩绿的水草在水底摇曳,人们走过小河边,都会驻足观望水中的美景,露出幸福的笑容。